

瓜饭楼丛稿

馮其庸文集

卷八
漱石集

青
島
出
版
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瓜饭楼丛稿

馮其庸文集

卷八
漱石集

青
島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冯其庸文集. 第8卷, 漱石集 / 冯其庸著.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1. 1
(瓜饭楼丛稿)

ISBN 978-7-5436-6791-4

I. ①冯… II. ①冯… III. ①冯其庸—文集 ②《红楼梦》研究—文集
IV. ①C53 ②I207.41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44949 号

责任编辑 高继民

特约编辑 贺中原

责任校对 任晓辉 赵旭 孙熙春

欽

石

集

完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十四

金寡婦貪利權受辱

張太醫論病細窮源

話說金榮因人多勢眾又兼賈瑞勒令陪了不是給秦鍾磕了頭寶玉方才不
吵鬧了大家散了學金榮回家越想越氣說秦鍾不過是賈蓉的小舅子
又不是賈家的子孫附學讀書也不過和我一樣他因仗着寶玉和他好他就
目中無人他既是這樣就該行些正經事人也沒的說他素日又和寶玉鬼
崇的只當人都是瞎子看不見今日他又去勾搭人偏的撞在我眼睛裡
就是鬧出事來我這怕什麼不還他母親胡氏聽見他咕唧的說因問道
你又要增什麼事好容易我望你姑媽說了你好姑媽又千方百計的向他

己卯本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十回

金寡婦貪利權受辱

張太醫論病細窮源

話說金榮因人多勢眾又兼賈瑞勒令陪了不是給秦鍾磕了頭寶玉方才不
吵鬧了大家散了學金榮回家越想越氣說秦鍾不過是賈蓉的小舅子
又不是賈家的子孫附學讀書也不過和我一樣他因仗着寶玉和他好他就
目中無人他既是這樣就該行些正經事人也沒的說他素日又和寶玉鬼
崇的只當人都是瞎子看不見今日他又去勾搭人偏的撞在我眼睛裡
就是鬧出事來我這怕什麼不還他母親胡氏聽見他咕唧的說因問道
你又要增什麼事好容易我望你姑媽說了你好姑媽又千方百計的向他

庚辰本

1. 庚辰、己卯兩本第十回是同一抄手

石頭記

第十一回至二十四
脂硯齋九回評過

慶壽辰寧府排家宴 見熙鳳賈瑞起淫心
王熙鳳毒設相思局 賈天祥正照風月鑑
秦可卿死封龍禁尉 王熙鳳協理寧國府
林黛玉捐館揚州城 賈寶玉路過北靜王
王鳳姐弄權鐵檻寺 秦鯨卿得趣饅頭庵
賈元春才選鳳藻宮 秦鯨卿天逝黃泉路
大觀園試才題對額 榮國府歸省慶元宵
王熙鳳正言彈妬意 林黛玉俏語謔嬌音

庚辰本

石頭記

第十一回 至二十四
脂硯齋九回評過

慶壽辰寧府排家宴 見熙鳳賈瑞起淫心
王熙鳳毒設相思局 賈天祥正照風月鑑
秦可卿死封龍禁尉 王熙鳳協理寧國府
林黛玉捐館揚州城 賈寶玉路過北靜王
王鳳姐弄權鐵檻寺 秦鯨卿得趣饅頭庵
賈元春才選鳳藻宮 秦鯨卿天逝黃泉路
大觀園試才題對額 榮國府歸省慶元宵
王熙鳳正言彈妬意 林黛玉俏語謔嬌音

己卯本

2. 庚辰、己卯兩本第十一回至二十回总目是同一抄手

此回宜分二回方妥

宝玉係諸艷之貴故大觀園對額必得玉兄題跋且舊題燈匾聯上
再請賜題此十香萬富之章法

詩 豪華雖足羨 離別却難堪 憚得虛名在 誰人識
曰 苦甘 好詩全是韻刺

近之誤受委馬兒好又要為兒不吃草馬盡無厭
貪痴之筆

此回宜分二回方妥

宝玉係諸艷之貴故大觀園對額必得玉兄題跋且舊題燈匾聯上
再請賜題此十香萬富之章法

詩 豪華雖足羨 離別却難堪 憚得虛名在 誰人識
曰 苦甘 好詩全是韻刺

近之誤受委馬兒好又要為兒不吃草馬盡無厭
貪痴之筆

庚辰本

己卯本

3. 庚辰、己卯兩本第十八回前整頁題記從行款到筆迹兩本完全相同

單子少時太監出來只点了四齣戲
第一齣豪宴之排宴中伏寶家
第三齣仙緣即靜庵中伏觀金玉
之大通即大鬧鏡

第二齣乞巧長生庵中伏元妃
第四齣離魂伏代玉在房中戲劇伏
事乃牡丹亭中

庚辰本

子少時太監出來只点了四齣戲
第一齣豪宴之排宴中伏寶家
第三齣仙緣即靜庵中伏觀金玉
之大通即大鬧鏡

第二齣乞巧長生庵中伏元妃
第四齣離魂伏代玉在房中戲劇伏
事乃牡丹亭中

己卯本

4. 庚辰、己卯兩本第十八回元春点戏“第四出离魂”下的批语，
庚辰本抄错的原因从己卯本可以看出

小些的都鎖進戲房裏，熱鬧去了。宝玉見一個人沒有回，想這里景日有個小書房名。

里自然。

那美人也自然是寂寞，因請我去望慰他。一回，他不通，他別中寫出絕代，使佳書房裡來，剛到窗前，聞房內有呻吟之韻，宝玉到了一跳，散是美人，沾了不成，又帶出小兒心，乃乍着胆子，蹣跚忽忽向內一看，那軸美人却不曾活，却是若烟，按着一個女孩子，也幹那聲幻所訓之事，宝玉禁不住大叫了，不消一，脚端門去，將那兩個，隔開了，科衣而顯，若烟見是宝玉，忙跪求不送，宝玉道：「青天白日，這是怎麼說？況便珍大爺知道，你是死是活，一面看那了，頭並不，繖到這白淨些，微亦有動人，處處的臉紅耳赤，低首無言，宝玉踉蹌道：「還不快。」

此偷空也有去會賭的，也有性親友家去吃年茶的，更有或賭或飲的都散散了，待晚間，再來那小些的都鎖進戲房裏，熱鬧去了。宝玉見一個人沒有回，想這里景日有個小書房名。

日這般熱鬧，想那里自然。

那美人也自然是寂寞的，得我去望慰他。一回，他不通，他別中寫出絕代，情想，着便佳書房裡來，剛到窗前，聞房內有呻吟之韻，宝玉到了一跳，散是美人，沾了不成，又帶出小兒心，意一，乃乍着胆子，蹣跚忽忽向內一看，那軸美人却不曾活，却是若烟，按着一個女孩子，也幹那聲幻所訓之事，宝玉禁不住大叫了，不消一，脚端門去，將那兩個，隔開了，科衣而顯，若烟見是宝玉，忙跪求不送，宝玉道：「青天白日，這是怎麼說？況便珍大爺知道，你是死是活，一面。」

庚辰本

己卯本

5. 庚辰本第十九回第三面兩處空行與己卯本完全相同

得你，好夕也寫出來，說着也走在紫簫前，寫小字，說道：「我們要詩，若看完了，還不交卷，是必罰的。」寶玉道：「稿看老農，雖不喜作，却善看，然公道，不，你就評閱，便方我們都服的。」衆人都道：「自然是先看探春的稿上，寫道是：『咏白海棠，限門盆，魂痕香。』」

斜陽寒草帶重門，苔翠盈鋪雨後盆。玉是精神難比潔，雪為肌骨易銷魂。芳心一點嬌無力，倩影三更月有痕。美質難能別化，多情伴我咏黃昏。『次看宝钗的是：『珍重芳姿拾遺梅，傲霜爭先發，只以品行爲先，才技爲末，萬也敢近，近日小說中，一百美，自揚手，寶釵，寶釵，脂批：『秋增影，水雪招來，露砌魂，不肯作一鞋，浮淺，淡極始知花更艷，好極而情，眼幾人，我，幾多馬，得玉無，着，他，飄，到，林，欲，償，白，常，亮，清，潔，看，他，收，到，自，己，身，上，不，語，好，日，』

己卯本

管雖了那潮地下作什麼代玉也不理，寶玉道：「可顧不得你了，好友也寫出來，說着也走在紫簫前，寫了李執道：『我們要詩，若看完了，還不交卷，是必罰的。』」寶玉道：「稿看老農，雖不喜作，却善看，又最公道，理，星，不，然，你就評閱，便方我們都服的。」衆人都道：「自然是先看探春的稿上，寫道是：『咏白海棠，限門盆，魂痕香。』」

斜陽寒草帶重門，苔翠盈鋪雨後盆。玉是精神難比潔，雪為肌骨易銷魂。芳心一點嬌無力，倩影三更月有痕。美質難能別化，多情伴我咏黃昏。『次看宝钗的是：『珍重芳姿拾遺梅，傲霜爭先發，只以品行爲先，才技爲末，萬也敢近，近日小說中，一百美，自揚手，寶釵，寶釵，脂批：『秋增影，水雪招來，露砌魂，不肯作一鞋，浮淺，淡極始知花更艷，好極而情，眼幾人，我，幾多馬，得玉無，着，他，飄，到，林，欲，償，白，常，亮，清，潔，看，他，收，到，自，己，身，上，不，語，好，日，』

庚辰本

6. 庚辰本第三十七回「咏白海棠」詩，「多情伴我咏黃昏」句下另添「次看宝钗的是」一句，字句和筆迹與己卯本是同一人所添

来的今既入了这园再遇见湘雲奇菱芳蕊一千女子所謂芳以類聚物以群分二語不錯只見他們說笑不了也不管尤氏在那里只泡了坏们去伏侍且同衆人二妻遊玩一時到了怡紅院忽听宝玉叫耶律雄奴把佩鳳偕駕香菱三个人笑在一處問是什麼話大家也學着叫這名字又叫錯了音韵或忘了字眼甚至叫出野驢子来引的合園中人几听見無不笑倒宝玉又見人取笑怒作踐了他他又說海西福朗思牙聞有金星玻璃宝石他本國番語以金星玻璃名温都里納如今將你比作他就改名喚叫温都里納可好芳官听了更喜說就是這樣果因此又喚了這名衆人橫切口仍番漢名就喚玻璃

庚辰本

錯了音韵或忘了字眼甚至叫出野驢子来引的合園中人几听見者無不笑倒宝玉又見人取笑怒作踐了他忙又說海西福朗思牙聞有金星玻璃宝石他本國番語以金星玻璃名温都里納如今將你比作他就改名喚叫温都里納可好芳官听了更喜說就是這樣果因此又喚了這名衆人嫌他只仍番漢名就喚玻璃

己卯本

7. 庚辰本第六十三回在“仍番漢名就喚玻璃”句下是空行，与己卯本同

經一語未了只見王夫人這人木叫宝玉不知有何話說此下緊接慧紫鵲試忙玉

庚辰本

人未叫宝玉不知有何話說 此下緊接慧紫鵲試忙玉

己卯本

8. 己卯本第五十六回末的小字“此下緊接慧紫鵲試忙玉”，是抄书人的提示，不是正文，庚辰本照抄

門客見打的不穩了忙上前勸賈政那里肯听說道你們問他幹的勾當可說不可說素自是你們這些人把他釀壞了到這步田地還不解明日釀到他弑君殺父你們還不劝不成眾人听這話不好听知道亂事忙又退出只得覓人進去給信王夫人不敢先回賈母只得忙穿衣出來也不顧有人沒人忙趕往書房中來慌的衆門客小廝等避之不及王夫人一進房來賈政更加火上澆油一般那板子越發下去的又狠又快按着玉的两个小廝忙鬆了手走開至玉早已動彈不得賈政還欲打時早被王夫人抱住板子賈政道罷了今日必定要氣死我孫兒王夫人哭道玉玉雖然該打老爺也要自重況且炎天暑月的老太身上也不大好打打死玉王事小倘或老太一時不自在了是事大賈政冷笑道到休提這話我養了這不肖的孽障

己卯本第33回避“祥”字讳

想未全止分店其來那若天鴻漢而居寂靜以處雖臨于茲余亦莫想家烟巖而為若悼別離蕭蕭而森行五簪柳眼之含眼釋蓮心之味苦素衣約于挂若雲妃通于蘭渚弄玉吹笙寒簪擊鼓微露微之妃啟驕山之楚色呈洛浦之英傑作咸池之舞渚赤水今龍吟集珠林分鳳書愛藏匪驚營紫板手霞城及旋手去間阮顯微而若通復氤氳而條阻萬合分烟雲空深芳露雨塵靈劍分星高溪山處分月午何心意之悵：若塔崇之相：余乃教教懷思流涕傍人語分假雁天籟分宿當鳥驚散而飛魚喙以響誌兮是稱成礼分期從鳴呼哀哉尚

庚辰本第78回避“祥”字讳

9. 庚辰本第七十八回末宝玉誦晴雯誄文末“成礼兮期祥”的“祥”字，还保留着己卯本避“祥”字讳写作“禳”

門客見打的不穩了忙上前勸賈政那里肯听說道你們問他幹的勾當可說不可說素自是你們這些人把他釀壞了到這步田地還不解明日釀到他弑君殺父你們還不劝不成眾人听這話不好听知道亂事忙又退出只得覓人進去給信王夫人不敢先回賈母只得忙穿衣出來也不顧有人沒人忙趕往書房中來慌的衆門客小廝等避之不及王夫人一進房來賈政更加火上澆油一般那板子越發下去的又狠又快按着玉的两个小廝忙鬆了手走開至玉早已動彈不得賈政還欲打時早被王夫人抱住板子賈政道罷了今日必定要氣死我孫兒王夫人哭道玉玉雖然該打老爺也要自重況且炎天暑月的老太身上也不大好打打死玉王事小倘或老太一時不自在了是事大賈政冷笑道到休提這話我養了這不肖的孽障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第十二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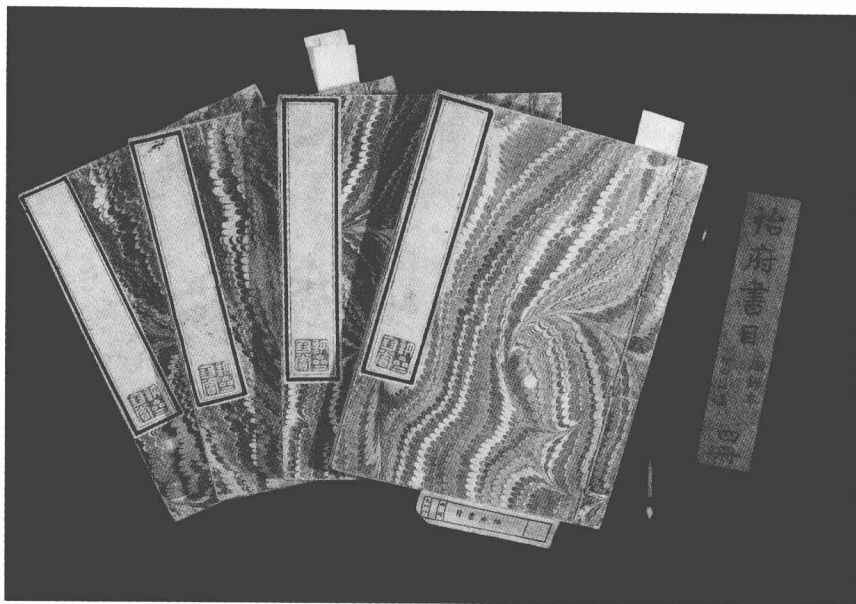
王熙鳳毒設相思局

賈天祥正照風月鑑

話說鳳姐正與平兒說話只見有人回說瑞大爺來了鳳姐急命快請進賈瑞見往裡讓心中喜出望外急忙進來見了鳳姐滿面陪笑連問好鳳姐兒也假意殷勤讓茶讓坐賈瑞見鳳姐如此打扮亦發酥倒因陽了跟問道二哥，怎麼還不回來鳳姐道不知什麼原故賈瑞笑道別是在路上有人絆住了腳，捨不得回來也未可知鳳姐道也未可知男人家見一個愛一個也是有的賈瑞笑道如聞鳳姐于這話說錯了我就不要這樣新，鳳姐又道像你這樣的人能有幾個兒十個理也挑不出一個來賈瑞聽了喜的抓耳撓腮又道娘，天，

10. 己卯本上避“祥”字的讳

來說話的代玉虽不知原委探春等却都曉得是議論金陵城中所居的薛姨
母之子姨表兄薛蟠倚財仗勢打死人命現在應天府案下審理如今母旧王
子騰得了信息故遣人來告訴這意欲喚取進京之意



12. 怡亲王府藏书书目书影（一）



13. 怡亲王府藏书书目书影（二）

百二十一號	寶元天人祥異書	十本	計十本
百二十二號	番禽軍占	十四本	計十五本
百二十三號	經世挈要	一套	
百二十四號	顏氏家訓	二本	
百二十五號	金屑一撮	一本	
百二十六號	天文會通	十本	
百二十七號	檀几叢書	一套	計八本
百二十八號	佩文詩韻	三本	計八本
百二十九號	佩文詩韻	八部	計十四本
百三十號	亘史	二套	
百三十一號	萬壽盛典	四套	計四十本

14. 怡亲王府书目上第一行避“祥”字的讳

一百一十號	錫穀堂詩	一百一十號	九華日錄	一本
一百一十號		一百一十號	敦信堂詩集	二本
一百一十號		一百一十號	樊榭山房集	二本
一百一十號		一百一十號	芝庭詩稿	二本
一百一十號		一百一十號	石壁山房初稿	四本
一百一十號		一百一十號	曉亭詩抄	四本
一百一十號		一百一十號	乙未亭詩集	三本
一百一十號		一百一十號	千後河干詩稿	一本
一百一十號		一百一十號	白淞集	二本
一百一十號		一百一十號	五言妙悟集	一本

15. 怡府书目上右起第六行避“晓”字的讳

一百一十號	廣孝語錄	一百一十號	佛幢禪師語錄	一本
一百一十號		一百一十號	五嶽禪師語錄	一本
一百一十號		一百一十號	弘覺禪師語錄	一本
一百一十號		一百一十號	決容疑	一本
一百一十號		一百一十號	山勝禪師語錄	一本
一百一十號		一百一十號	丹霞頌古	一本
一百一十號		一百一十號	投子頌古	一本
一百一十號		一百一十號	歸心錄	一本
一百一十號		一百一十號	入天眼目	一本
一百一十號		一百一十號	靈菴禪師語錄	一本
一百一十號		一百一十號	廣孝禪師語錄	一本

16. 怡府书目上右起第五行避“晓”字的讳

自序

——关于《石头记》脂本的研究

研究《红楼梦》，我是从曹雪芹的家世研究、《红楼梦》的乾隆抄本研究入手的。前者是为了了解作者，包括了解他的家庭，了解他的身世，了解他的时代以及了解他的朋友等等，所谓知人论世。后者是为了准确地把握他的作品，把后人增添、续补或改窜的文字与他的原作区别开来。大家知道，《红楼梦》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其中后四十回是后人续补已为大家熟知，而前八十回里，也有若干处当时未及完成，是属于别人补缀的，所以需要 we 仔细加以研究区别，以便对曹雪芹及其《红楼梦》作出评价时所依据的文字确是曹雪芹的原作，而不是别人的补笔。

在曹雪芹家世研究方面，我已出版了《曹雪芹家世新考》、《曹雪芹家世新考增订本》、《曹雪芹家世、红楼梦文物图录》、《曹学叙论》等专书以及若干篇专题论文。在《红楼梦》的抄本研究方面，我的主要研究成果，除《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汇评》一书外，就是现在的这本书。

我对《红楼梦》乾隆抄本的研究，是从调查抄本的历史，精读原文，与别本排比文字，了解各本文字之间的差异并从中探索

其渊源等方面入手的。我最早研究的是己卯本。记得1974年12月底，历史博物馆资料室发现三回又两个半回抄本《红楼梦》，请吴恩裕同志鉴定，吴恩裕同志怀疑是己卯本《石头记》的散失部分，他偕同他夫人骆静兰同志前来看我，并希望我从抄本的书法来鉴定一下是否与己卯本的抄手的书法一样。1975年1月17日，我与吴恩裕同志同去北京图书馆查对己卯本，恩裕同志重点查对两本是否抄写笔迹相同，我因为历博抄本上“晓”字缺末笔避讳写作“暎”，所以就重点查“晓”字的避讳，结果收获十分丰富，很快就查到了实例，北图藏己卯本第三回第九页B面第六行第十一字“色如春晓之花”句的“晓”字，竟同样缺末笔作“暎”，第四回第三页B面第五行第十六字“谁晓这拐子”句内“晓”字也同样缺末笔作“暎”，这已足够证明历博藏残抄本确是己卯本的散出部分了，但更令人惊喜的是我又从第十七到十八回第二十三页A面第五行发现“祥”字缺末笔作“𠂔”。这是一个极端重要的发现。在此之前，我与恩裕同志一直认为此抄本可能是纪晓岚家的家藏本，因为有避“晓”字的讳，现在又发现了这个“祥”字的避讳，这不仅巩固了历博本完完全全是己卯本散失部分的判断，而且进一步证实了这个本子是怡亲王允祥家里人抄的家藏本，估计可能是允祥的孙子、弘晓的儿子一辈抄的，所以避“祥”字和“晓”字两辈人的讳。过了两天，1月20日上午，我与恩裕同志再去北图查看己卯本，恩裕同志继续查阅原书，我则想查到可作证明的有关怡府的其他旁证资料。结果在目录卡中发现了《怡府书目》。这是一个乾隆时的原抄本，急借出来查阅，发现此书确是怡亲王故物，共四册，背脊上写元亨利正。“正”字原应写作“贞”，因避雍正原名“允祯”之讳，改写成“正”。封面签条空白未题，下端盖“讷全（斋）珍赏”阴文方章，里页盖“怡王讷斋览书画印记”阴文篆书长方章，上端盖“怡亲王

自序

宝”阳文篆书方章。按讷斋是怡亲王弘晓的斋名，则此书可定为弘晓时的抄本。细检这个本子，发现“玄”、“晓”、“弘”等字都缺末笔避讳，与己卯本及历博藏残抄本完全一样，这更进一步证明了己卯本是怡府抄本的论断。当天，我们没有发现这个书目上的“祥”字避讳，但过了几天，吴恩裕同志单独去复查时，终于查出了《宝元天人祥异书》这个书名，其中的“祥”字，也同样缺笔避讳，这就使这个抄本是怡府原抄本的判断得到了更加切实的证明。

查出己卯本是怡府抄本，这是《红楼梦》抄本研究上的一个大突破，因为迄今为止，其他多种《红楼梦》的乾隆抄本，都无法知道它们的来历，更无从得知其最初的抄主。然而其意义还并不止于此，大家知道，老怡亲王允祥与曹家有特殊关系，雍正二年，曹颀的请安折上，雍正朱批说：“你是奉旨交与怡亲王传奏你的事的，诸事听王子教导而行。你若自己不为非，诸事王子照看得你来；你若作不法，凭谁不能与你作福。不要乱跑门路，瞎费心思力量买祸受。除怡王之外，竟可不用再求一人托累自己……若有人恐吓诈你，不妨你就求问怡亲王，况王子甚疼怜你，所以朕将你交与王子……”读此雍正朱批，可知怡亲王与曹颀的关系确非一般，那末这个怡府抄本《石头记》的底本，就不能排除有可能直接来自曹雪芹或曹颀。因为在乾隆己卯即乾隆二十四年的时候，《石头记》尚未风行于世，在己卯之前，也还只有一个甲戌本，所以它的底本除曹雪芹原稿外，外间过录本恐还很少甚至没有，所以己卯本的底本来源于曹雪芹或曹颀这个揣测并不是毫无根据的。

在这样的研究基础上，我与吴恩裕同志合作，写成了《己卯本〈石头记〉散失部分的发现及其意义》一文，发表在1975年3月24日的《光明日报》上。

在己卯本研究之后，我接着又对庚辰本进行了研究，我研究庚辰本是用与己卯本对校的方法来进行的。对校的结果，使我发现了庚辰本与己卯本惊人的密切关系，两本相同的程度，竟可达百分之九十六七。即以脂批文字的相同来说，几乎是百分之百，其中只有个别的字抄错抄漏。因此当时我认为庚辰本是据己卯本过录的，己卯本的原貌，基本上保存在庚辰本里。我对庚辰本的研究成果，已写入《论庚辰本》一文，这里不再重复。我的文章发表后，得到了红学界朋友的极大的认同，同时也有几位同志撰文进行论难，论难的主旨是说庚辰本不是直接过录己卯本而是间接过录，己卯本上朱笔旁改文字，并不是作者改文的过录，而是后人据庚辰本回改上去的。至于庚辰本与己卯本惊人相同之处，大家并无异议。我经过反复研究，觉得以上两点都是可取的，特别是第一点，我在《论庚辰本》原文里已经提出了“从己卯本到庚辰本的全过程中，我们还有一个环节没有弄清楚。那末，我们还是先把这个矛盾揭示出来，留待大家来解决罢”。现在有的同志认为庚辰本并不是直接据己卯本过录的，那末上述这种矛盾的存在也自然应该进一步深究了。至于第二点，那纯粹是我弄错了，我在《重论庚辰本》一文里已有说明，这里不再重复。

围绕着庚辰本的论难，是很有积极意义的，既补正了我的差误，又加深了对庚辰本的认识，特别是加深肯定了我所揭示出来的庚辰本与己卯本惊人相同之特点，肯定了庚辰本实际上保存了己卯本的全部款式和文字，而这个结论，恰恰是探索《石头记》早期抄本的历史渊源的至关紧要的结论。

关于这部庚辰本，我曾作过概括性的评价：一、庚辰本是曹雪芹生前最后的一个本子，它的最初的底本，是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的改定本，这时离开曹雪芹的去世只有两年了（曹雪芹卒于乾隆二十七年壬午除夕，按公元是1763年2月12日）。截